



□ 13  
2223  
1





門 〇 〇 〇  
冊 2223  
卷 13

刊童子問序

道之在天下也。無處不到。無時不然。不為聖人而存。不為小人而亾。亾古今而不變。放四海而有準。行乎日用彝倫之間。而非無聲無臭之理。其目有四。曰仁義禮智。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而循其本。則凡為人者。莫不各有斯四端之心。猶其有四體也。惻隱之心。

天下有道。微子篇

循其本。莊子秋水篇  
請一一林希逸曰  
一者請反其初也

信天聖新  
紀念  
大正三年四月  
信天淳平氏  
寄贈



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人性之所以爲善而異於萬物也。苟有以充之焉。則皆可以成仁義禮智之德矣。然唯其所生而莫之有養。則小而不大。微而不著。或狃亾之甚。則併其所固有者而失之矣。聖人有憂之。立之教法。將以使人因其固有者。擴而充之。自其

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自其所不爲而達之於其所爲。漸漸循循。遷善遠非。以得成其德也。日推日及。卽皆其事。而忠信敬恕亦皆所以維持之也。譬諸水之至也。疏之濬之。導而不已。則濫觴之微。可以爲稽天之巨浸。木之漸也。培之壅之。養而不害。則蘖栽之穉。可以成合抱之偉材。不唯道爲然。驗之人事。伎

濫觴家語  
稽天——莊子逍遙  
遊篇大浸——而不潮  
林曰——至也水之大可  
以至天  
合抱老子經——之本生  
於毫末



童子階  
巧藝術亦皆莫不以因其所本者而漸次積  
累自粗至精自生至熟也故曰孝弟其爲仁  
之本與又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所以孔孟  
之示人千言萬語其說雖多而稽其要歸莫  
非此事降及後世教導之法不復遵古義以  
爲仁義禮智全具乎性但爲氣牴物蔽而靈  
明不露務欲豁其蔽掀其瞠以復其初如鑑

之剔垢而復瑩如水之澄濁而還湛於是乎  
仁義之德不復待修爲而擴充之方遂轉爲  
滅欲之訓矣殊不知聖人之教有充養之方  
而無復初之說人之所以至聖人者豈徒復  
其性而止哉故謂仁義禮智之道基於性之  
善則可矣而謂全於性之初則不可也昔吾  
先君子夙耽宋學研味性理既而直沂鄒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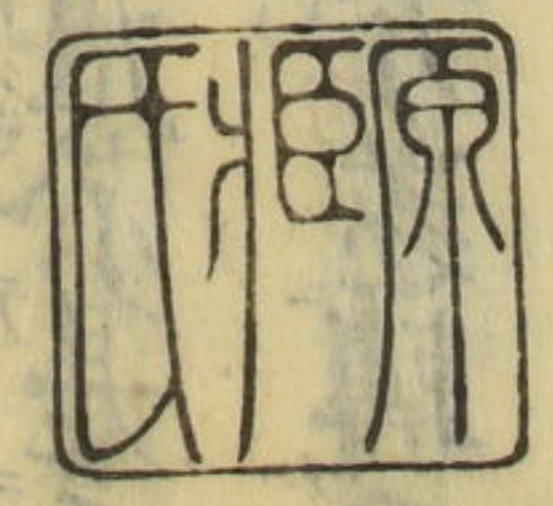


常用法揚子法言  
人時有問雄者一  
一應之

負荊由禮下問庶人  
之子長云能一矣知百  
未能一也

之曰沈潛多年會其真詮時有問者常用法  
應之錄為童子問三卷向者不幸遭大故百  
事忽忽今茲服闋因為校討分章折句登諸  
梨棗以償負薪之志云

審永四年丁亥夏五月壬子朔子長胤謹識



童子問卷之上

洛陽 伊藤維楨 著

予往年過為諸友所推自開門戶以待學者  
從此四方之士從遊日衆問道不已予雖時  
童子叩兩端以竭然學者多狃於舊聞牽於意見  
卒無以得孔孟之正宗不高則不樂不奇則  
不悅厭常而喜新舍邇而取遠予深憫焉乃  
綴輯鄙言以為答問之資且以明鄒魯之正  
傳亦不得已之心也宋歐陽子及輔漢卿氏

叩兩端一子字篇  
歐陽修字永叔著易  
童子問  
輔一廣字漢卿度  
源更妙其淳謹勤恪  
嘗著四書百篇系疏詩傳  
童子問以發明師旨  
見淵源續錄  
又按袁機仲著書名  
童子問見弘簡錄



大方莊子則陽篇有物  
一畫天胡為也亦大方  
林曰：大道也

先念言通鑑長帝紀主  
嘉祐曰：陛下觀覽古事  
及履參考無以...為主  
見北史容華王孫公教元  
澤求館賓須博學善  
士或問漢家何必爾公  
曰先入者為主○東晉  
元澤石雲則公之子也  
揚子法言君子篇或問  
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  
曰可是何言欲丹青初則  
炳久則喻也哉

韓文公嘗言六方才書遇  
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屣  
傾困四維列而進也

若合符節離婁下

陳眉公謂得長者言永  
到渠成凡熟帶落  
公字受用至○湛乎泉  
詩云天命流行真機活  
淡水到渠成萬飛魚躍  
見李氏結藏書

有易詩童子問予亦命之以童子問要明非  
所以告于大方也元祿六年癸酉冬十月既  
望洛陽伊藤維楨原佐謹識

凡五十九章

有一童行問曰伏聞先生闡明孔孟之正指以教導  
學者然入門日淺賦性亦魯加之先入之言為主  
而不免於孔孟之直指反驚且怪冀賜開示予應  
之曰孔孟之直指見於論孟二書者炳如丹青包  
含天下之理而無缺會萃百家之典而不遺出於  
此則旁徑也他岐也子欲識予之意則觀語孟二

書是矣今雖為子傾困倒屣以盡告之亦莫能出  
於二書之外者矣子能熟讀翫味有得焉則雖與  
予生相睽遠阻地隔世猶相聚一堂終日論議心  
心相照若合符節自莫相違勉旃勿怠惟恐子徒  
以為聖門平正親切之書而不知深意所在  
童子曰固如尊喻若二書則予平生所熟讀於集註  
大全及諸家註解亦嘗探討二書固日用之要典  
至親切也然竊思外此別有簡徑直截自詣至道  
者非耶曰非也學欲其正功欲其熟不可好奇特  
不可求捷徑水到船浮華謝子結導正路而未到



子虛篇子百苗而不秀者有矣大云

橫渠謂泛濫之曰廣游心浸氣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五雜俎卷之五嗜與味者必得異病扶在性者必得怪證羽有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能者必得奇窮此拾言也豈曰君子依乎中庸

者有矣未有由邪蹊而能到者也自苗而秀而實自有其時任其自悟勿自我求悟讀論孟者若初學固不能去註腳而能曉本文苟集註章句既通之後悉棄去註腳特就正文熟讀詳味優游佩服則其於孔孟之本旨猶大寐之頓寤自瞭然于心目之間矣今子所以不免致疑者皆為註腳之所累耳天下之理到語孟二書而盡矣無可復加焉勿疑 第二章

請益曰子識夫五穀乎論天下之至味則至五穀而極矣雖八珍美膳醍醐上味不若五穀之可常食而不厭況非此則莫以存軀命矣若夫美味雖姑可於口然嗜之不止則必害於人前輩所謂嗜異味者必有異疾是也若論語之於道乃食中之嘉穀也施之四海而有準傳之萬世而無弊所患在人之不知焉耳 第三章

問吾於宋明諸儒及禪莊諸書議論高遠難遽通者固疑其為至言妙道若論語則甚平淡殊覺無意味如何日艱澀奇僻難遽通者反可通惟論語不可知也至言若泛然邪說易動人若泛然故不可得而知也易動人故不覺自陷于其窠臼非溫厚



和平從容正大者必不能通于論語之妙非氣質  
偏勝耽奇鶩高者之所得知也今子欲外語子而  
徑詣至道此乃陷于邪僻之漸其後不復可救慎  
勿踏近世學者之故轍昔漢置五經博士而不知  
置論語博士宜矣若論語其語平淡而意味深長  
故雖漢人亦不知其理到道到廣大周徧高出于  
六經之上程子曰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  
而明矣此論實古今之名言也大抵詞直理明易  
知易記者必正理也詞艱理遠難知難記者必邪  
說也子以此求之於天下之書百不失一 第四章

漢武帝建元四年始置  
五經博士見本紀

問從來皆以論語徒為平易近情意味親切而未知  
其廣大甚深如此難知也冀申垂審喻曰論語之  
書聖人以大中至正之心說大中至正之道故唯  
大中至正之人能知之子必以難知難行高遠不  
可及者為至道而不知易知易行平正親切者卻  
是萬世不易天下極至之理蓋難知難行高遠不  
可及之說乃異端邪說而易知易行平正親切者  
便是堯舜之道而孔子立教之本原論語之宗旨  
也昔在孔子躬觀古今歷選羣聖特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盡黜夫難知難行磅礴廣大不可窺測之

文撰司馬相如封禪文  
歷撰列辟迄於秦書  
文類目錄數也  
字彙磅礴混同身文  
廣被也又充塞也按  
狂子道遠遊將磅礴



以為

說而立其易知易行萬世不易之道以為生民之極傳之門人詔之後世故論語一書實為最上至極宇宙第一書而孔子之聖所以為生民以來未嘗有而賢於堯舜遠者以此也而孟子之書又亞論語而發明孔子之旨者也其言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斥其難知難行高遠不可及之說以為邪說為暴行痛拒絕之而專唱仁義之旨蓋論語之義疏也故學者實知得斯理而後當讀論孟二書不然則雖字解句釋精若蠶絲密若牛毛實侮論孟者也豈可謂尊信之乎從前學者皆以論

吳州廬朱子蔡氏曰義理玄微習與絲牛毛

語徒為孔門一時問答之語而不知其高出于六經之上矣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于天下後世者職此之由學者不可不審諸

第五章

問論語平易而易知六經深奧而難讀今說論語之理高出于六經之上不審如何曰程子不云乎論孟既明則六經不治而明矣蓋六經之道平正通達萬世人倫之道備矣然通論孟而後六經之學有益不然則六經徒為虛器而不為今日之用猶三代之彝器可寘之几上而不可施之日用也後世儒者之解易春秋其說奇古艱澁不近於人倫



日用者蓋以此也。詩書二經亦然。獨程子易傳所以負出諸儒之上而為三代以來好書者以其自論孟之理來也。是論語所以高出於六經之上也。

第六章

問先生既以孟子為論語之義疏然則學者專讀論語而至於孟子則雖不必讀無害歟曰不然註者所以求通夫經也學者不熟讀孟子必不能達於論語之義蓋論語之津筏也論語專說修仁義禮智之方而未嘗發明其義孟子時聖遠道湮大義既乖故孟子為學者諄諄然剖別其義闡明其理

萬章上天與之者詩然命之字註詳詳語之自

丁寧詳悉無復餘蘊故通七篇之義而後論語之理始可明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是仁義禮智四字之解也學者當據此體認熟讀而後推之於論語則其義始較然矣設欲去孟子而特據論語字面解之則不惟不得其義必至於大錯道從前註解不愜仁義禮智之義者正以此也所以孟子之書非徒有功于論語實有功于萬世學者也其得



明道曰先道之外無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道而非道也道思錄事之本書語本乎此然其下則曰我之學於郊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曰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倫言之則程子取云道者此言言大為不同服堯之服告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據文上而漢合永傳求之湯如係風景終不可得是以明至聖而不聽聖人絕不語

與論語並稱者良有以夫 第七章

問易知易行萬世不易之理實為至極既得聞命矣然心中猶未能釋然願以易曉之語申垂諭曰人外無道道外無人以入行人之道何難知難行之有夫雖以人之靈然不能若羽者之翔鱗者之潛者其性異也於服堯之服行堯之行誦堯之言則無復甚難者其道同也故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若夫欲外人倫而求道者猶捕風捉影必不可得也故知道者必求之於邇其以道為高為遠為不可企及者皆非道之本然自感之所致也故孔子

中庸為德也難也為

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至矣子必想外耳目之所見聞而更有至貴至高光明閃爍可驚可樂之理非矣天地之間唯一實理而已矣夏無奇特自有生民以來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有昆弟有朋友相親相愛相從相聚善者以為善惡者以為惡是者以為是非者以為非萬古之前如此萬古之後亦如此子能孝弟忠信修身勤業夙夜匪懈則自合於天道宜於人倫不至矣所以為人也詩曰永思配命自求多福或有人以至貴至高光明閃爍可驚可樂之理說與汝者若非野

詩大雅文王篇

夙夜匪懈及至善篇

言



狐山鬼魅汝必是邪說之魁也謹勿聽第八章

問何謂人外無道曰人者何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夫道者一而已在君臣謂之義父子謂之親夫婦謂之別昆弟謂之敘朋友謂之信皆由人而顯無入則無以見道故曰人外無道何謂道外無入曰道者何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人固于其中而不得須臾離焉離焉則非人也故曰道外無入凡說天地之外古今之遠而無資于人倫無益于天下國家之治焉者皆邪說之魁也設令宇宙之外復有宇宙苟有入生於其間必當有君

臣父子夫婦之倫而循仁義禮智之道故曰出入而顯無入則無以見道謹聽此說勿為異說所惑焉第九章

又問後世學問日趨高遠而與論語之旨相背馳者何故而然乎曰居高者視卑故其言不得不卑居卑者視高故其言不得不高自然之符也是故道德盛則議論卑道德衰則議論高猶權衡之量物隨其輕重互相低昂道德一分衰則議論一分高道德二分衰則議論二分高道德愈衰則議論愈高及乎議論愈高也道德蔑如矣佛老之廢人倫



子路篇子曰不得中  
行而與之心也狂狷半  
註行道也

宋儒之失中，行是已，人皆知悅，議論之高而不知  
其實道德下衰，故也。孔門之學，直由道德而行，不  
為無益之論。猶白曰：中天不待秉燭，故只言孝弟  
忠信足矣。孔子曰：主忠信。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是也。學者當識得此意，而後讀論語。後世諸儒敢  
為高論，至與論語相背馳者，皆道德下衰故也。第十

依中庸第十章

問既聞聖人之道，易知易行，何人之能之者鮮耶？豈  
亦有所甚難者與？曰：有。依乎中庸，為難。中庸本非  
難事，依乎中庸之難，亦在乎立誠之難也。古之人

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大  
夫申叔特曰：民生敦  
龐，扣同以聽。杜曰：敦  
厚龐大也。

天下國家，中庸第一章

豈亦得人人皆善，事事皆中，邪？但民朴俗淳，誠實  
敦龐，無邪回之行，無名利之求，故所行自莫非中  
庸也。故曰：中庸之為德也，至矣乎！民鮮久矣。至後  
世，則風氣日漓，人心不古，愚者固不足論，其少有  
智者，必以利名為先，厭常而好新，捨邇而求遠，是  
中庸之所以難也。故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  
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是論語之極致  
也。第十一章

童子曰：獲蒙教誨，始識論語一書，實為宇宙第一書。  
至幸至惠。然孟子道性善而論語偏以學問為主。



唐則天紀通鑑未俊巨  
翰之不同一歎又曰偽立  
案奏之胡三省曰獄  
辭之出於囚者歎  
也言所吐者皆誠實  
也案考也據也獄辭  
之成者曰案言可考  
據也凡官文書可考  
據者皆曰案  
正字通凡官府與陰成  
例及獄訟論定者亦  
曰案  
夢溪筆談蜀中劇賊  
李順陷劍南大鹽家  
有李順案數本末其  
詳  
性相近也陽化身篇  
有教無類 德聖公論

於性善之說則未嘗有所發明豈非一大欠事耶  
日從前諸儒多於此欠按欵不容於不辨夫性道  
教三者實學問之綱領凡聖人千言萬語雖不堪  
其多然莫不總括於此請極言之論語專言教而  
道在其中矣孟子專言道而教在其中矣其所謂  
性善云者本為自暴自棄者發之亦教也論語專  
以教為主故性之美惡在所不論故曰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又曰有教無類言自堯舜至于途人其  
間相去奚翅千萬然論其性則亦不甚相遠但其  
所以相懸絕如此者皆由習而然苟學以明之養

以充之則皆可以變惡而為善故性之善惡置而  
不論此論語之所以專言教而不道性也孟子雖  
道性善不徒論其理必曰擴充必曰存養所謂擴  
充存養云者即非教而何此孟子之所以雖道性  
善而實莫非教也吾故曰論孟二書猶一幅布有  
表裏而無精粗也 第十二章

問性道教之分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道至矣大矣固  
不待論然不能使人為聖為賢所謂非道弘入是  
也其所以使人為聖為賢開來學而致太平者皆  
教之功也所謂人能弘道是也故道為上教次之



然而使人之性頑然無智如雞犬然則雖有百聖  
賢不能使其教而之善惟其善故其曉道受教不  
啻若地道之斂樹故性亦不可不貴此性道教之  
別也漢宋儒先多於此顛倒錯說甚害於道于其  
審諸第十三章

問中庸以性道教爲序今以道爲上教次之而以性  
爲盡道受教之地其措詞次第若有不同者何哉  
日本與中庸之理無異但註家錯說耳中庸言聖  
人之道本循人性之自然而不相離非若諸子百  
家之自私用智而遠人倫日用以爲道也故曰率

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天性者天之賦予於  
我而人人所固有若不論循性與否則無以見道  
之邪正故中庸先舉性而爲言耳非以性爲貴於  
道也道者何在父子謂之親君臣謂之義夫婦謂  
之別昆弟謂之序朋友謂之信天下古今之所同  
然也諸子百家各以其道爲道而不論循性與否  
所以爲異端也苟循人之性而不可得而離則爲  
道否則非道故聖人之道非離性而獨立亦非謂  
自性出也晦菴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  
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倒說也蓋性者以有



於已而言道者以達於天下而言易曰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是也故有人則有性無人則無性道者  
不待有人與無人本來自有之物滿于天地徹于  
人倫無時不然無處不在豈容謂待人物各循其  
性之自然而後有之耶若晦菴所說則是性本而  
道末性先而道後豈非倒說乎 第十四章

問論語專言教而道在其中既獲聞命矣孟子專言  
道而教在其中不審如何曰道者何仁義是也孟  
子之書以仁義為其首腦七篇之中無一字不自  
此二字紬繹出來者其倡性善之說者亦非徒發

明其理欲使人知其性之善而擴充之也故曰盡  
其心者知其性也又曰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又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此  
皆言性之善不可恃焉而擴充之功不可懈也故  
曰孟子專言道而教在其中矣人雖號稱好學然  
其持志力學勇往直前不自暴自棄者千百之一  
二焉耳故性善之說雖明仁義為己之固有而其  
實為自暴自棄者發之也 第十五章

問然則教貴於性歟曰奚其然雖有善教然而使人  
之性不善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則與道扞格不



相入惟其善故見善則悅見不善則嫉見君子則  
 問貴之見小人則賤之雖盜賊之至不仁亦莫不然  
 是教之所以由而入也雖蠻貊無教之邦叔季絕  
 學之世人不皆化為鬼為魅者性之善故也性之  
 善豈可不貴耶 第十六章

問然則性貴於教歟曰不然人皆有性性皆善然學  
 以充之則為君子矣不能充之則眾人而已耳性  
 之不可恃也如此故云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孔子亦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蓋君子小人之分  
 不由性而由教故夫子不責性而專責習其意可

見矣又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亦此意也吾夫子  
 以生民以來未嘗有之至聖躬觀古今洞視天人  
 初為生民建大教法曰學而已矣故曰學而時習  
 之不亦說乎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無益不如學也蓋言天下之至益莫如學問而夫  
 懸空臆想者實無所獲勉旃 第十七章

問性與教果無優劣耶曰性善而無為教有為而難  
 入能受難入之教者性之善也充性之善者教之  
 功也兩者猶車之有兩輪相須而不可相無然性  
 本相近而教之功為大矣南山之竹不揉自植性



之善也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則其入之深者教之功也若不羽不鏃則一片竹條耳何所成用其百發百中善射隼於高墉之上者皆羽而鏃之之功也此論語之所以專以教為主而孟子發擴充之說也 第十八章

問於性道教之分既得聞其詳矣願詳見論教之條曰日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孔門學問之定法而初學入道之規矩萬世學者不得違焉文者詩書六藝是已行者孝悌禮讓是已盡已之謂忠與人

忠則道足以行信則德有以立不學文則其智必偏佛老之學是也不力行則其學自虛俗儒之學是也不忠信則人道不立市井之小人是也此四者雖有次序而非有階級蓋學者終身之業也苟以此為法則安宅可居大路可由而為學之道備矣 第十九章

問先生曰不學文則其智必偏然佛氏說不立文字近世王氏之學亦以讀書講義理為非彼皆非耶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至當道之極也雖能知天下之所難知能行天下之所難行然纔失至當則全



體皆非妙智易得卓行易爲唯得至當爲難其悟  
彌高其偏彌甚故君子讀書窮理多蓄前言往行  
者非徒欲窮盡天下之道理蓋欲得天下之至當  
而止也苟從事於學問則高者俯卑者企軒者低  
輕者昂皆得其平而後止豈鶩空虛任意好而恣  
其獨智者之所能及哉故孔子曰好仁不好學其  
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  
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  
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夫仁之德大矣智之道  
深矣然不學以照之則猶有其蔽故天下莫大於

學問之功亦莫貴於學問之道也 第二十章

童子曰甚哉學問之大乎願聞其詳曰宋明儒先皆  
以盡性爲極則而不知學問之功益大矣殊不知  
已之性有限而天下之道無窮以有限之性而欲  
盡無窮之道則非學問之功不可得也此孔門所  
以專貴教也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  
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  
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所謂能盡其性者  
就吾性之分內而言至於其盡人物之性而贊天



地之化育則雖亦盡我性之推豈徒盡我性而已哉夫人之與我異體殊氣其疾痛疴癢皆不相關況人之與物異類殊形何相干涉謂財成輔相天地之道使萬物各遂其性則可矣謂之盡我性而可乎哉然則唯盡我性而非由學問之功不可得也明矣譬諸以薪炊飯一把薪可以炊一升米而不能以炊一斗米十把薪可以炊一斗米而不能以炊一石米至於一石米則非用一車薪則不可得炊也一把薪能炊一升米十把薪能炊一斗米一車薪能炊一石米盡其性分者也一把薪不能

炊一斗米十把薪不能炊一石米以非性分之所及也苟向風吹火添薪助之則一片火寸可以燬宮一點野火可以燎原其勢熾熾烈烈遷延回轉不可撲滅是豈一把薪之力乎哉人若立志不回力學不倦則可以為聖可以為賢而可以盡人物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教之可貴也如此孟子所謂擴充者即謂此也故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進放于四海凡天下之水東注則入于東海西注則入于西海今其曰放于四海者何哉又言其擴充之積流行無窮也又論浩然之氣日以直



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吾氣亦有限之物其  
曰塞于天地之間者亦謂其養成之極無處而不  
到皆擴充之謂也舊解以為滿本然之量非也以  
一升之水入一升之器以一斗之水入一斗之器  
謂之滿本然之量孟子所謂擴充云者謂推廣充  
大之勢不可遏止非滿本然之量之謂也舊解徒  
以理斷之而不知孟子之本旨故也 第二十一章

問學問果在性之內在性之外曰內外一致內以資  
外外以養內不可相無譬猶人之一體心思知慮  
內也視聽動作外也專貴心思知慮而盡廢視聽

動作可乎且若生養之具自飲食藥餌以至於宮  
室衣服平生合用凡百器具皆靡不資之於外豈  
獨至學問而疑之乎樹非土則不生魚非水則不  
活然由樹與魚而見之則土與水皆外也然不得  
須臾離也人之學問生養之具何物不資之於外  
設若以其外而棄之猶樹之離土魚之去水不得  
一日生焉其不可也必矣人之於五倫雖父子之  
親兄弟之睦既異其體况君臣夫婦朋友皆以義  
合豈謂之外而可乎哉凡內外二字古人之所稱  
與後世之所謂其義迥別所謂內者親之之辭外



者疎之之辭若大學曰外本內末莊周曰內聖外  
王是也非以性為內而以非性者為外而棄之也  
告子之外義亦謂以義為外而行之非棄而不用  
之謂聖賢初無內外之辨其立內外之分後儒之  
陋說也 第二十二章

問吾聞富貴爵祿皆外物也為其所誘而可乎曰富  
貴爵祿皆人事之所不可無者只當辨禮義豈可  
徒以為外物而厭之也哉子猶泥于舊見不嚴洗  
滌此意後來必至於厭人事樂枯寂遠日用而廢  
人倫甚不可也今夫飲食衣服非外物乎然不服

飲食不御衣服朽腹裸體而居不五日十日而必  
隕軀命且藥物如人參黃芪之類多產于外國若  
以其外物而不用之歟立至外物之不可惡也  
如此儒者或以錙銖軒冕塵芥富貴為高世間亦  
以超然遐舉蔑視人事為至皆不知道之甚也若  
夫不辨禮義而徒有惡外物之心必為異端外物  
二字本出莊子非儒者之所合用也 第二十三章

問先生之談道固善矣然得非甚過卑乎曰卑則自  
實高則必虛故學問無厭卑近忽卑近者非識道  
者也道其如大地乎天下莫與於地然人之所蹈



莫非地無離地而能立況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則豈容以其居卑而賤之乎惟天亦然人惟知蒼蒼之天而不知目前皆是天天包地外地在天內地以上皆天也左右前後亦皆天也人囿於兩間而居豈可謂遠乎故知凡事皆當求諸邇而不可求于遠求于遠則不中矣學者必自恥其道之卑近敢為高論奇行以高世或至窮異以為神援天以為高諸子百家異端之徒特甚皆不知實德故也苟不羞道卑近二字則道可進學可明而不至於違道之遠也 第二十四章

問承忽卑近者非識道者意思如何曰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中庸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言卑近之中自有高遠之理也而所謂高遠者非世之所謂高遠也事之卑近不過親其親長其長妻子好合兄弟既翕之間而莫高遠於天下平矣故愈卑近則愈光明猶泰山之高遠見千里之外本起於一撮土之積也故曰博厚則高明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而弗失之蓋一善甚微矣然積而又積積累不止  
 則足以成大德但衆人之心以為一善之微不足  
 以成大德每忽焉而不務惟顏子至聰明故拳拳  
 於此而不失此顏子所以能至於亞聖之地也猶  
 世之起家累巨萬者其初爭錐刀之利直以一錢  
 當性命至於其所息之多則雖以天下之巧莫能  
 布算卑近之不可忽如此知者鮮矣哉第二十五章  
 問顏子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  
 焉在後以此觀之則夫子之道亦甚高妙不可謂  
 卑近曰此說者之繆見非魯論之本旨顏子之歎

非歎其高堅前後也及受夫子之鑪錘悟前日之  
 非喜而歎之也蓋顏子至聰明其始見道甚高徒  
 見其恍惚變幻不可為象而未見其實處故曰彌  
 高彌堅在前在後是可觀其無所模擬而欄柵未  
 入手暨聞博文約禮之教而始知夫子之善誘入  
 學初就平實得至欲罷不能之地故喜而歎之故  
 首發高堅前後之言而次言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終言欲從之末由也已其次第自可見矣蓋博文  
 約禮即下學之事亦非卑近而何故知實德而後  
 能知卑近之可尚知卑近之可尚而後自識論語



之妙難矣哉難矣哉 第二十六章

問禪莊宋儒之談道以遠者大者為極今說道在於  
近而不在遠願明其是非之所以然曰語人而難  
知者非善教導人而難從者非善道聖人之道在  
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而德不出於仁  
義忠信之外通于古今而無所變準乎四海而無  
所違根於人心徹于風俗天子不能廢焉聖人不  
能改焉夫婦之愚不肖皆可能知皆可能行故謂  
之天下之達道德若禪莊之理宋儒理性之學其  
理隱微而難知其道高妙而難行遠於人事戾於

風俗推之於人倫日用皆無所用豈得謂之天下  
之達道德乎大抵鶩于高遠而無益于人倫無益  
于日用無補于天下國家之治者便孟子所謂邪  
說暴行是已其是非從而可知矣 第二十七章

問先生說易知易行者是而難知難行者非安知難  
知難行者之真是而易知易行者之非是乞申論  
究曰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道之真是真非實判於此不可須臾離者堯舜孔  
子之道是已若佛老之道有之而無益于天下無  
之而無損于天下皆可得而離焉豈足謂之道邪



老莊之說盛于戰國秦漢之際浮屠之法後漢永  
平八年始來于漢土唐虞三代之時皆無之然天  
下泰平黎民壽考治皆及數百年時不以無二氏  
而害其治也秦皇漢武唐玄宗宋徽宗最信道教  
然政治日壞國俗日墮佛法盛于晉宋齊梁陳隋  
延及唐宋六朝之間亂凶相尋時不以有二氏而  
救其亂也唐宋雖頗小康本非關佛法亦不足為  
太平則豈非有之而無益于天下無之而無損于  
天下乎若堯舜孔子之道一日離之則天下君臣  
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失其所豈非不可須臾離

之道乎其真是真非亦判然矣中庸曰君子之道  
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  
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言  
聖人之道求之於己察之於人考之於往古推之  
於來世徵之於天地鬼神皆無所不合至於山川  
艸木禽獸蟲魚疢行喙息之微無徵而不合無推  
而不通天下之達道故也若夫隱微之說高妙之  
理視之而無所見聽之而無所聞求之於人倫風  
俗皆悖焉可見天地間本來無此理其實是實非  
斷而可知也 第二十八章



問先生屢屢明道之易知易行然今業儒者皆苦其  
難入者何哉曰人之於學問視之以爲一種至貴  
至高出於流俗遠於人情甚高難行之事此其所  
以苦難入也夫聖人之設教也因人以立教而不  
立教以驅人無所造作無所添飾出於人心之所  
同然而非有所強也若夫孝弟忠信之人天下皆  
以爲善皆以爲美而無敢譏者此卽是學外此更  
無所謂學問者也村畛野夫商販奴隸之賤或有  
孝友廉直出於天性士人之所不及者或不由學  
問而信義遜讓澹泊自治慷慨赴義者亦往往有

之此反是學問之基本所謂學問者充此而已矣  
但其生質之美雖曰可觀然微而未著小而未充  
故聖人立教設學以教人讀書學文以著其微者  
充其小者爾然出於天下之所同然而一毫無所  
增加于其間故中庸曰修道之謂教蓋生質之美  
雖善然非擴而充之則不足以成德故曰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道雖聖  
人固有所不知不能然其本則夫婦之愚不肖所  
與知能行而無難知難行者也學者真能識得此  
理而後可以爲學也可知向所謂至貴至高出於



流俗遠於人情甚高難行者之非道也第二十九章

問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吳氏曰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先生所說亦與子夏同其弊豈非矯枉過直者耶日子何輕子夏之甚耶夫子夏孔門之高第親炙聖人久矣固當深得夫子之意而編論語者亦非真知孔門之學脈者則不能今其載之於首篇第七章則豈徒然乎哉蓋有深意在且以諸弟子之語與夫子之言同載則其尊之蓋亦亞夫子矣今輕議之則與侮聖人之言同罪可不懼乎自宋人理性之學

起諸儒自居太高雖孔門弟子子夏子張有若樊遲之徒皆有蔑視之意從晦翁取吳說人之集註其論愈堅其說愈定卒為後來學者之深害矧文學易過而德行難及古今學者之通病今又不勸勉難及之德行而反欲增益易過之文學詎異乎以火添火以泥和泥詩曰勿教猱升木如塗塗附

第三十章

問伊川先生云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此語如何曰聖人之言語皆循其自然而未嘗糺點亦未嘗佞弄若曰未嘗言易亦未



嘗言難則是聖人以言語斂弄道也語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皆言其近而易也學者苦其難入者皆由不知道之實處也第三十章  
問先生說論語之道理於道不遠人之旨委曲詳悉無復餘蘊此外亦有何所說曰子觀夫醫人之療病乎前醫誤治變為壞證者必先用平劑而後審其病因而施藥今予之所以告學者皆拯壞證之權劑而非治病之的方直考諸古人之正方可也

第三十二章

童子曰敢問古人之正方曰吾向云子欲知予之意讀論孟二書足矣非徒治病之的方保養調理之術亦悉備矣今非止知得者少記取者亦鮮矣子苟熟讀誦味當忻然有會于心則猶無物之地忽然有物昨日所既讀今日又如始讀言言新矣句句新矣與初所見者其意味淡淡復然自別勉哉第三十三章  
問平生雖熟讀論孟然未得其要領願詳見教曰可矣聖門學問第一字是仁義以為配禮以為輔忠



信以爲之地仁之與義也猶陰之與陽也故曰義  
以爲配言相離不得也禮者防閑之所在故曰禮  
以爲輔言非禮則無以存仁也盡已之謂忠以實  
之謂信乃學問之基本故曰忠信以爲之地猶造  
屋之有基址也是其總要也皆所以成夫仁之德  
也 第三十四章

問先生既以仁爲聖門第一字而又以忠信爲行仁  
之地何哉曰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孔  
子曰主忠信夫孝弟者順德忠信者實心人若不  
忠信則名雖爲孝實非孝名雖爲忠實非忠雖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節又度數粲然可觀皆虛文末  
節要不足觀焉如觀剪勝華樹雖足悅目本非真  
奚足以爲貴故曰不誠無物忠信爲行仁之地不  
亦宜乎 第三十五章

問宋儒以敬爲主今以忠信爲主何哉曰學問全在  
誠實故曰主忠信主字與賓字對言學者不可不  
專以忠信爲主也苟主忠信則其言動制行雖平  
淡無味然內實有可取焉專持敬者特事矜持外  
面齊整故見之則儼然儒者矣然察於其內則誠  
意或不給守已甚堅責人甚淡種種病痛故在其



弊有不可勝言者焉故不如主忠信之功夫為切實也 第三十六章

問主忠信則不要用敬乎曰否夫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敬者亦聖學用功之一事具有成訓那可廢乎蓋聖人之教人其工夫條目固非一端眾功兼舉而後得能成其德猶醫之療疾藥有君臣佐使方有七方十劑眾藥兼該而後可以幾病也故或曰知仁勇或曰忠信篤敬或曰恭寬信敏惠或曰主忠信從義因事設教對人示方豈可徒守一事而得成德乎哉然其於

忠信猶藥中之有甘艸不可得而闕焉雖有許多功夫然不可不以此為之主焉耳宋儒所謂持敬一云者與古人就事致敬者其意既異而亦不要以忠信為主而卻徒欲以一敬字該學問之始終猶欲以單方治百病其不誤人者未之有也 第三十七章

問忠信固為美德然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則又未必無蔽曰然語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蓋徒好信而不合於義必害于道然十分通徹必忠必信而後



可以爲此言若內不盡忠信有少疎漏則先併義而失之何學問之有益接物之間不欺不詐十分真實堅執不回忠信之謂也千變萬化臨機制宜取捨不失義之功也忠信者萬事之根本義者學問之大用故學者當以忠信爲基而義以制之也故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夫子亦嘗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言忠信固爲美德然不學以成之則不足爲善此亦學者之所當殫慮也 第三十八章

問仁爲聖門第一字者其旨如何曰仁之爲德大矣

然一言以蔽之曰愛而已矣在君臣謂之義父子謂之親夫婦謂之別兄弟謂之敘朋友謂之信皆自愛而出蓋愛出於實心故此五者自愛而出則爲實不自愛而出則僞而已故君子莫大於慈愛之德莫戚於殘忍刻薄之心孔門以仁爲德之長蓋爲此也此仁之所以爲聖門第一字也苟非知德者不能識之亦不能信之必視以爲泛然無繫要而不知珍重信受每從別路去或高談性命或耽樂虛靜或以仁爲理爲性爲知覺而不知施之於日用故夫子罕言仁者蓋以驟告不知德者則



不惟不知其理必有弊也不可不慮焉子惟務主忠信熟讀論孟以求實德為心久之自當理會謹勿蹈故轍 第三十九章

問仁之所以難識者何也曰得仁固難於知仁之理則何難之有但以學者失其方自難識焉耳蓋古人之學專以德行爲本後人之學先以窮理爲主是仁之所以難識也夫仁主愛而德莫大於愛人若先以窮理爲主則唯理是求翫心高遠殫力精微遂以愛爲仁之用爲柔弱爲淺近爲日用之常行而有輕賤之之意以爲向上一路不在於此持

論太高求道甚遠且見夫子雖高第弟子仲由冉有公西華及當時賢士大夫令尹子文陳文子子之流皆不許以仁而求之不得別生意見以仁爲天理之公爲當理而無私心之類議論紛紛不堪其多而去仁彌遠矣吾故曰佛老之所以與吾儒異者多在於義而後儒之所以與聖人殊者專在於仁此仁之所以難識也 第四十章

問竊聞學問以知爲先而今謂窮理之說於求仁頗有妨豈無悖於理乎曰讀書窮理自是孔門之常法不可謂不是但最初入門之初先欲讀盡天下



之書窮盡天下之理非聖人之學也何者苟以窮理爲先則雖不以德行為後然德行自不得不在後也是所以於學問有害也宋儒之說曰天下無性外之物又曰性卽理也然不能以一理斷天下之事蓋物有好惡事有緩急紛紛藉藉出入隱顯不可盡以理決之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苟以德行為本則智至道明而事之是非得失了了分明不待思索自能中其肯綮若不如此而欲專以理斷之則其說愈長而去實愈遠矣若程朱論天道專以理斷之可謂殺卻天道也其於仁

亦然故其理甚微而去仁愈遠曰觀雞雛此可觀仁又曰切脈最可體仁或曰將聖賢言仁處類聚觀之是也夫仁者實德也非可以理得之孔子曰仁者愛人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孔孟之說豈不甚近且易知乎苟以理求仁愈遠而愈難知也 第四十一章

問孔孟所謂仁者其旨果如何曰仁者人道之大本衆善之總要人道之有仁義猶天道之有陰陽也故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兩者不相離而以仁爲要故孔門諸子以仁爲家常茶飯而無



敢疑其義者故論語一書皆言修仁之方而無言  
仁之義者諸子之所問夫子之所答皆是也若欲  
明其義者當自孟子入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知皆擴而充  
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  
海又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子能  
熟讀此一章當自理會其理於孔孟所謂仁者明  
白分曉無復可疑吾故曰孟子之書論語之義疏  
也按古注疏曰端本也始也四端之心生來具足  
猶其有四體擴充云者即達之之謂也便擴充惻

隱之心而無所不至正是仁所謂足保四海者即  
言擴充四端之心以成仁義禮智之德蓋以非仁  
義禮智之德則不足以保四海也 第四十二章

問仁之成德亦可得而聞之乎曰可矣慈愛之心渾  
淪通徹從內及外無所不至無所不達而無一毫  
殘忍刻薄之心正謂之仁存於此而不行於彼非  
仁也施於一人而不及於十人非仁也存乎瞬息  
通乎夢寐心不離愛愛全於心打成一片正是仁  
故德莫大於愛入莫不善於物孔門以仁爲學  
問宗旨蓋爲此也 第四十三章



問德莫大於愛入故孔門以仁爲學問之宗旨願終  
其說曰仁之爲德豈可以言盡口悉乎王天下則  
及于天下君一國則及于一國主一家則及于一  
家爲父則及于其子爲夫則及于其妻爲兄則及  
于其弟爲弟則及于其兄以此治身則身修矣以  
此處事則事成矣我能愛人人亦愛我相親相愛  
如父母之親如兄弟之睦無行而不得無事而不  
成如舜之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國成都湯東  
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是仁之効也不  
仁者反之殘忍伎害衆叛親離不至於死則不止

故仁者道德之大本學問之極致天下之善莫過  
於此童子曰諾第四十四章

問仁畢竟止於愛歟曰畢竟止於愛愛實德也非愛  
則無以見其德也苟有一毫殘忍刻薄伎害之心  
則不得爲仁故學至於仁優爲實德種種善行皆  
其雅也仁之德其餘波溥哉第四十五章

問孔孟論仁似有不與愛字相干涉者如何曰一愛  
之所到衆善自生故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猶原  
泉之混混雖爲涸爲汙爲湫爲澗爲湍爲壑爲淵爲  
名狀皆一水之流派也蓋仁者以愛爲心故其心



自平其心自平故寬裕容物寬裕容物故從容不  
迫從容不迫故樂而不憂樂而不憂故泰然自安  
泰然自安則無施不可無行不得此仁道脈絡相  
因之序不可以一德名之不仁者反之觀夫子答  
諸弟子問孝優以孝之道答之問智優以智之方  
答之至於論仁及答問仁特舉仁者模樣而告之  
所謂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及仁者先難而後獲是  
已蓋以仁之成德不可以一德盡之也孟子以惻  
隱之心為仁之端而又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  
其所忍仁也又曰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

用也此孟子論仁之本旨也而仁者如射等語雖  
如不與愛字干涉者然推究立言之本旨則皆莫  
不以愛為本焉苟以孔孟之語參考併照則可知  
矣向謂不可以論語字面解之者正為此也第四  
章

問管仲霸者之臣也故孟子譏其不知王道而夫子  
許其仁者何也曰仁之成德其利澤恩惠足遠被  
于天下後世而極矣堯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堯之仁也詩曰於戲前王不忘文武之仁也若管  
仲之志之才甚大矣其志不在於區區修政事善



齊國之間將以振頹綱拯生民而貽利澤於後世其才亦稱之故夫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集註謂未爲仁人而有仁之功其意蓋不以此爲仁而徒爲有仁之功然子路曰未仁乎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夫子一答以如其仁如其仁一答以民到于今受其賜是直以仁許之也子當以意理會第四十七章

問夫子何不以仁許子路冉有公西華曰慈愛惻怛

之心頃刻不離無一毫殘忍刻薄之心正是仁三子雖高第弟子然難保其始終不變此夫子所以不許仁也第四十八章

問管仲何以不得爲王佐之才曰有志有才有學而後可以行王道無其志則不能以天下爲己任無其才則不能幹旋大事無其學則雖有其志有其才然在區區功利之間而不能濟大道此管仲之所以止爲管仲也若使管仲知湯武之道便是伊呂之儔予嘗序魯齋先生心法曰有實學而後有實德有實德則實材隨焉是也管仲雖有材而不



足為實材者為其無學也 第四十九章

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何以不許仁曰二子若有管仲之志與才亦當稱其仁子文不為身謀告人以忠文子能潔其身而去皆足可觀焉然無利澤及物之功此其所以止於忠與清也 第五十章

問朱子以謂子文文子之不得為仁是不能當理而無私心如何曰不然藉令二子行事當理而無私心亦只是忠與清耳若管仲雖未見其事全當理而心果無私然夫子稱其仁者蓋以民受其賜也以當理而無私心解仁是所謂不得其說從而為

問之辭者而去仁之義益遠矣若如其說則不唯不得為仁而亦且不得為忠清矣 第五十一章

問聖人之仁與管仲之仁是同是不同曰同堯舜之仁猶大海之水汪洋洋洋不可涯涘也管仲之仁猶數尺井泉雖不足觀然遇旱歲則亦可以資灌漑之利雖有大小之筮登謂之非水而可乎至於子文文子則猶瓶罌之水雖極力負擔不過數斗之多其用有限不足謂之水也 第五十二章

問孔子之仁曰夫子稱管仲之仁曰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若夫子之仁實與天



地準度越管仲奚翅億萬由夫子到于今殆二千  
 有餘歲四海九州人皆善善而惡惡君臣父子夫  
 婦昆弟朋友之交各得敘其倫而不為左社之俗  
 者悉夫子之賜也人皆在於夫子之教之中而不  
 知夫子之教之大猶人囿于天地之內而不知天  
 地之為大也微夫子藉令人不皆化為鬼為賊而  
 三綱淪九法斃天下不得其為天下於戲大矣哉  
 宋人見於一古剎梁上書天不生孔子萬古如長  
 夜十大字終為千古之名言宜矣 第五十三章  
 問有雖不至成仁之德亦可謂之仁者乎曰雖一事

之微其愛出於實心而利澤及于人則亦可謂之  
 仁也非徒可謂之仁之功而已 第五十四章  
 問韓子原道曰博愛之謂仁宋儒淡非之如何曰宋  
 儒以仁為性愛為情故譏韓子謂知情而不知性  
 夫博愛之未足為仁者正在於生熟大小之間而  
 非性情之別若充之而至於熟且大焉則亦仁焉  
 而已韓子徒知愛物之為仁而不知聖學之全體  
 萬善之總括皆在於仁然勝於宋儒以仁為性之  
 徒為虛器而不能施之於行事遠矣 第五十五章  
 問以仁為性徒為虛器置意如何曰仁者天下之美



德豈可以性情分之哉若以宋儒之說論之則性  
爲未發情爲已發性猶水之在地中情猶發源之  
泉疏導澄治之功渾可施之於流出之後而於其  
在地中之時則無可奈之何以仁義禮智爲性則  
猶水之在地中不可施疏導澄治之功也故後世  
學問不復要存養仁義而別立一般宗旨曰無欲  
主靜曰明鏡止水專欲除其蔽仁義之物以復其  
初然則仁義之德徒爲虛器而不如直曰滅欲之  
爲愈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  
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矣集註曰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自在其  
中矣其意以爲仁之在心猶月之映水波定則影  
明波搖則影亂如此則其功夫專在收斂此心而  
居仁由義之功廢矣猶月之隱見繫於水而不繫於  
也孟子所謂放心者則不然蓋言放失仁義之良  
心而非言此心之昏昧放逸者也孟子又曰充無  
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充無穿窬之心而  
義不可勝用也與宋儒知專收斂此心而不以居  
仁由義爲先務實天淵矣若專以收斂此心爲務  
焉則清明寂靜雖或可觀然愛根斲喪適足以害



仁義之良心是豈孔孟之仁乎哉故以仁為性則論孟二書總說仁之用而一無及體者與退之之知情而不知性之病奚以異弗思甚也第五十六章

問南軒張子類聚論語中言仁諸章為一編名曰洙泗言仁錄當耶曰不然曾論二十篇從頭至尾無一言之非仁南軒唯知言仁處之為仁而不知不言仁處亦總是仁大傳固言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然仁者德之長學至於仁則衆德合湊故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夫博學

篤志切問近思皆學問之事子夏何以言仁在其中也蓋仁者聖門學問之宗旨而外仁無所謂學問者也諸老先生皆依理解之去仁之義益遠矣第五十七章

問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何謂曰所謂求仁者求其所無之謂不可作至字看仁不可勉而為恕可強而能之仁者非有德者不能恕者力行者能之為其所強而能之恕則自得不可勉而為之仁為一件之恕則得一件之仁為二件之恕則得二件之仁顧在其所勉強如何耳故曰求仁莫近



焉仁自是仁恕自是恕不可以恕倫至仁之功夫  
又不可為有生熟大小之辨第五十八章

問道者仁義而已矣曾子何以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乎曰仁義固道之全體自不待論夫子之道  
云者謂夫子之所獨猶曰夫子之家法也子貢問  
有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而夫子不曰仁不  
曰義而特曰其恕乎與曾子之所謂自同其意蓋  
示學者以其所易能之道也即回所謂為所強而  
能之恕則自得不可勉而為之仁之謂也忠者盡  
己之謂其義易解唯恕字義不分曉字書曰以己

體入曰恕體字甚好深體察人之心則自有寬宥  
之意生不至過為刻薄故恕又有寬宥之義凡接  
入之間深體察之而有寬宥之意則親疎遠近貴  
賤大小各得其所而仁行義達道莫不存矣曾子  
以忠恕為夫子之道是也若良吏之斷獄其罪固  
當矣然深體察其心則猶有多少可憐可宥之情  
況人之於過其罪固有可恕者乎故古人有二赦  
三省之法暗合強恕之道或至可恕可宥之事亦  
然恕之不可不強如此第五十九章

童子問卷之上畢



童子問卷之五

然惑之不可不察也

第五十六章

問曰嘗之若神合諸惑之真源至何然有以之理亦  
 及人之必極其樂固在何惑者非姑古人有二妹  
 當其然然謂其以相離而為之其相也其相  
 以思惑惑夫于之取夫而夫其夫之離其其相固  
 類大小各得其理而曰行其義其義不亦其其不  
 入之問其理其之而而而而而之意則其理其理  
 之意其不在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